

年度热播电视剧同名小说

震撼人心的亲情爱情伦理剧作

母亲心

王子鸣 黄振丽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心/王子鸣、黄振丽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303-11633-1

I. ①母… II. ①王…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3102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0 mm × 235 mm
印 张: 15.25
字 数: 15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策划编辑: 饶 涛 责任编辑: 谢雯萍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一只小蚂蚁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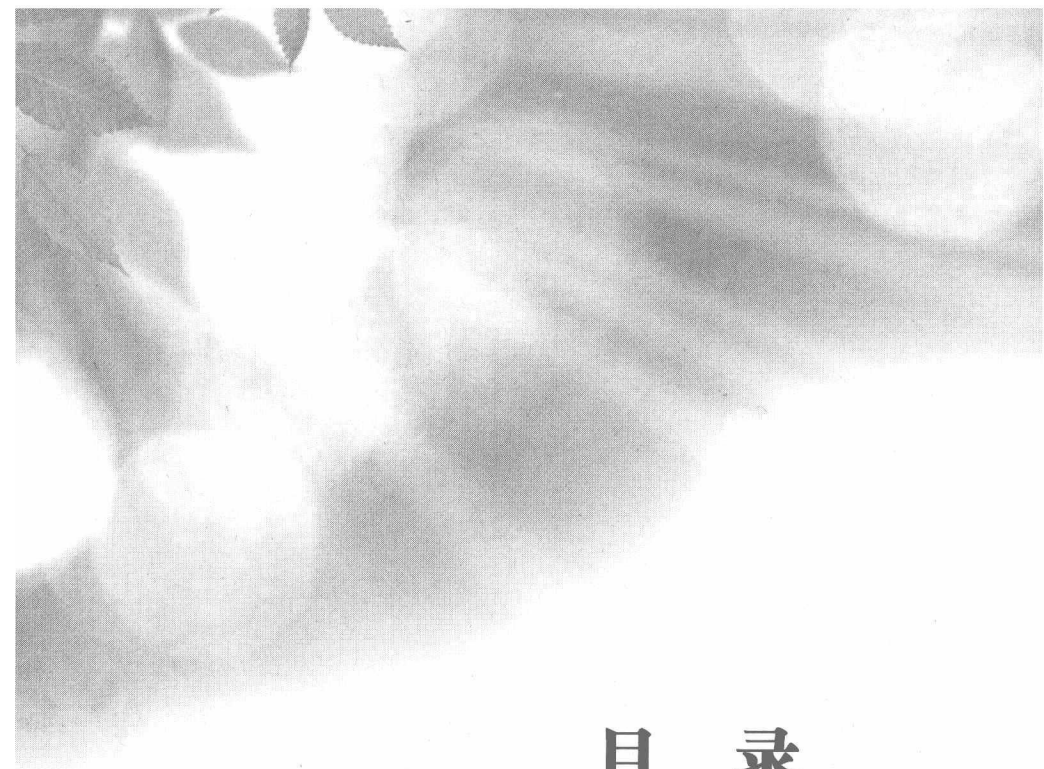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宿无命	005
第二章 十八载	034
第三章 复仇棋	087
第四章 爱无猜	101
第五章 情与谋	129
第六章 话剧风波	136
第七章 身世纠葛	180
第八章 二女相斗	205





“不会有假货，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求退货，还有，我要请问了，为什么贵公司的梁董事长不出来给大家一个公正的解释和说法？”一位《申报》的记者咄咄逼人地发问道。

而此时，梁云楚和梁恒斌父子正站在商行的二楼注视着这一切。梁云楚看着拥挤的人群，一脸的忧虑和不安，他目前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人透露了消息。梁恒斌很明确地告诉父亲，他已经遵照父亲的吩咐，让所有知情的人闭上了嘴，因此，绝对不可能是当晚的那些在场的人将消息透露出去的。

而此刻的梁恒斌心里想的却是另外的一个解决办法，他想要一箭双雕。他看着楼下越聚越多的顾客，对父亲说，尽管他已经下了命令，但是当时有那么多人在现场，事情传出去是迟早的，现在要是想对这帮记者和公众有个交待，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马上把单宇东交给警察局，或许还能平安渡过这次假货风波。

然而，一脸凝重的梁云楚却摇了摇头，叹着气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绝对不像梁恒斌想的那么简单。梁云楚不无忧虑地告诉自己的儿子，这件事的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暗中作祟，他的目的就是想让梁家人闹分裂，让联泰商行声名狼藉，失去信誉，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尽管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梁云楚还是给儿子讲了很多道理，而梁恒斌的心中想的仍旧是借此时机，除掉单宇东，于是极力劝阻父亲，梁家必须以此为鉴，杀一儆百，决不能姑息养奸。

梁云楚还是他的那个决定，他此刻既不想杀儿子的威风，更不想将女婿送到警察局，他还在极力说服儿子。然而，正在楼下挤嚷的顾客和记者们忽然看到楼上的梁云楚和梁恒斌，于是冲破管家张伯和工作人员的阻拦，一股脑儿都跑到楼上，挤到父子俩的跟前。

记者和顾客似乎是有备而来，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梁云楚父子俩对他们讲清楚，这次“假货风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

斌为挽回公司形象，稳定股东们的情绪而将单宇东交给警察局的决心。

看到梁恒斌的决定，杨永铭一边说自己不是给单宇东求情，完全可以采取撤销单宇东职务的做法以示惩罚，万万不可因此事扰乱军心，影响公司员工的士气。

杨永铭冷静自若，更提出个人的见解和想法，建议将公司原有的假货赶紧撤下来，并且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解释说，是供应商误把次货当正品，运到了公司，根本就不是什么假货，让那些持有证明单据的顾客，只要是在联泰百货买了货品，就可以获得双倍的赔偿。

梁恒斌对杨永铭提出的“把假货变成次货，顾客还能获得双倍赔偿”的处理方法有些不解。

杨永铭继续解释说，这样做之后，顾客得到了实惠，便不认为他们买的是假货，甚至有些顾客为了贪小便宜，会主动来购买，货品会很快地销售一空！之后，原来找茬的报社会争相报道，这样就为公司挽回了形象，原先公司卖假货的事情，也会成为子虚乌有的传言。

听完此言，梁恒斌反问杨永铭不是在骗人吗。而一旁的梁云楚立刻决定撤销单宇东在公司的一切职务，采用杨永铭这种于公于私都是最好、最圆满的解决办法。

单宇东见梁云楚不再过多追究自己的责任，不停地感谢，并意味深长地看了杨永铭一眼。

第三节 “神秘人”再出招

幽静的包厢内，单宇东与“神秘人”的手下李文偷偷会面。

单宇东非常轻松地吐着烟圈，忽然怒目盯着李文，不无威胁地表示：正是听了他的指使，自己才会干了偷换假货、狸猫换太



子之事，害得被梁云楚和梁恒斌撤了职，还差点儿进了局子。

说完这些，单宇东重重地吐了一口痰，清了清嗓子，眼角露出一丝狡黠而无赖的笑意，故意压低声音，凑上前继续威胁说，如果李文不想点办法补偿他的损失，别怪他翻脸不认人。

李文对此早有防备，他冷笑一声，一脸轻松地贴到单宇东的耳畔，从容不迫地低声道：“既然我能让你知道我是谁，你觉得，我会害怕你要挟我吗？”

说完，李文悠然自若地递给单宇东一叠照片。单宇东看到自己与各种风尘女子的“香艳照片”，不禁惊愕失语，脸色煞白。旋即，单宇东恼羞成怒地撕着照片，发疯似地将桌子上的一杯红酒泼在李文的脸上。

李文没有发怒，反而不动声色、微笑着掏出手帕擦了擦脸，劝说他不要激动，并意味深长地警告单宇东，这件事如果传到脾气众人皆知的梁咏仪那里就不太好了。

说完，李文起身，不计前嫌地拿起酒瓶为单宇东再倒满红酒，话中有话地说，梁咏仪要是真看到这些照片，单宇东肯定不会有好日子过。

强忍一肚子怒火的单宇东看着李文，想搞明白李文的老板跟梁家有什么深仇大恨，要这样费尽心机、大费周折。问这些，单宇东是想趁机确定自己的猜测，以扭转自己被动的局面。

李文却不急不慢地将倒好的红酒递给单宇东，目光严肃地警告单宇东不该问的就不要多问，他们老板答应会帮单宇东夺到梁家的财产，这才是单宇东应该关心的问题。

之后，按照杨永铭的方法，联泰“假货风波”的事情得到妥善处理。

这天，梁恒斌专门来到他和杨永铭合伙开的书店，向杨永铭致谢。

梁恒斌看着书店络绎不绝的顾客，一边赞叹杨永铭的生意头



之见。再说了，这些都是老爷子和她那个败家子的哥哥先不把他们当家里人给逼的。

梁咏仪还是有些犹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单宇东见状，将梁咏仪轻轻拥入怀里，极尽缠绵地劝她别再犹豫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梁咏仪和儿子。同时单宇东还不忘巧言令色，让梁咏仪相信他一定会让她和儿子过上全上海滩最有钱、最幸福的日子。

听完这些，梁咏仪没有再说什么，笑着点了点头。

第四节 携款潜逃

一大早，梁恒斌一把推开门，气冲冲地冲入父亲梁云楚的办公室，将各种转款的凭据一下子甩在梁云楚的办公桌上。

梁云楚看了看桌上的票据和怒气冲冲的梁恒斌，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听您的话，放过单宇东那个王八蛋，现在倒好，他和咏仪竟联合做假账，卷走公司所有的流动资金，跑了！”梁恒斌气急败坏地将情绪发泄到父亲身上。

听此，梁云楚慌忙翻看各种转账凭据，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怒斥梁咏仪和单宇东这两个畜生，竟不知悔改，做出这样的事情。

得到消息的杨永铭来到梁公馆，安抚着气急败坏的梁恒斌。杨永铭自责只想着圆满处理“假货风波”，却万万没想到单宇东不知悔改，竟卷款走人。

听罢杨永铭的话，梁恒斌赶紧说，这事跟他没关系，然后就开始咒骂单宇东那个王八蛋不知悔改，那天真不该饶了他。

杨永铭关切而又自责地看了看梁恒斌，询问单宇东卷款走人之后，公司现在的财务是不是很糟糕。梁恒斌愁容满面地叹着气

不过去。然后他就表示陪梁恒斌一起去，等陈静书一生完孩子马上就返回。

梁云楚见杨永铭说的不无道理，加之自己了解梁恒斌的秉性，无奈只能默然应允。

第五节 跟踪

单宇东和梁咏仪卷款走人后，为躲避梁云楚和梁恒斌的追查，暂时躲在城郊一幢破旧的小别墅内。

梁咏仪有些筋疲力尽地哄好儿子小单良后，见单宇东舒服地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生气地看着单宇东，发起牢骚称自己太累，然后质问他，为什么还不见工人的踪影。

单宇东慌忙起身，咧嘴赔笑，献媚地拉梁咏仪坐在床上，为梁咏仪按摩、捶背。

直到这时，梁咏仪对单宇东让他们母子俩放弃有人侍候的好日子不过而陪着他吃苦受罪满腹牢骚。牢骚中，她还不忘发泄地拧着单宇东的胳膊。

单宇东赶紧讨饶，求情，更信誓旦旦地让梁咏仪放心，他一定找一个工人把她和儿子伺候得舒舒服服的，要是再不行，有什么活，他来干。单宇东陪着笑哄梁咏仪开心。

梁咏仪不以为然地看了一眼一脸讨好的单宇东，转脸向儿子小单良喊着：“乖儿子，过来找妈妈。”

这时，电话响起，单宇东慌忙下床拿起电话，听完电话，单宇东目露凶光，一脸诡秘。

翌日一早，杨永铭便陪着梁恒斌一起坐车前往青岛。

然而，在汽车经过一丁字路口时，一辆汽车从另一条路上驶过来，紧紧地跟随其后。

车内，梁恒斌非常着急，不停地催促着司机老王开快点儿，他



能是车子坏了，于是慌忙下车查看。

梁恒斌愈加着急了，他恼火地嘟囔着，“车子早不坏，晚不坏，偏偏这个时候坏”。稍停了一会儿，梁恒斌拉杨永铭下车，说反正车子坏了，正好可以下去看看。在得知修车要一个多小时后，梁恒斌不耐烦地让司机抓紧时间修理。

二人抬头一看，发现前面有个集市。于是，梁恒斌拉着杨永铭，想过去看看能不能找个链子什么的，以配上这长命锁。要不然他见着了孩子，没法给孩子戴上。

梁恒斌不顾杨永铭的劝拦，兀自走向集市。杨永铭无奈，只得跟随一起前往。

而一直跟随而来的单宇东，看见情况有变化，也只得暗中跟随到集市一侧。

第六节 恶斗

在翁母的小摊位旁，梁恒斌欣喜地拿起一根红绳，征求杨永铭的意见。杨永铭看着红绳与长命锁挺搭配的，赞叹地说，“挺不错的”。

听此，梁恒斌将长命锁和挑选的红绳一起递给翁母，请她帮忙给穿上。翁母欣喜地接过长命锁和红绳，爽声答应着。很快，翁母将红绳穿在长命锁上，递给梁恒斌。梁恒斌感谢着接过，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元递给翁母，随即转身和杨永铭离开。

翁母拿着钱，追喊梁恒斌，说这枚红绳不值这么多钱，让梁恒斌等等。梁恒斌看了看挺着大肚子的翁母，劝翁母把钱收下，感叹他太太和翁母一样，也快生了，翁母还是早点儿回家，天太冷了，别冻着了，影响了胎儿。翁母虽感激梁恒斌的好心，但还是固执地要将钱还给梁恒斌。

然而，话未说完，翁母手里的钱突然被一群混混的头目一把



傅一边品尝着翁母的手艺，一边表示感谢。席间，他还表示，已经有十几年没吃上这么好吃的家常菜了。赵师傅此话刚出，翁诗真就盛情邀请赵师傅以后经常来，反正人多吃饭热闹，翁母也随声附和着。

赵师傅虽然盛情难却，却也感到非常温馨。这顿饭三个人吃得就像一家人，温情脉脉。

第三节 羞辱

依旧神志不清的梁母大声叫着致儿，又一次从梦中惊醒，惊慌失措地寻找着自己的女儿。照顾梁母的小兰，闻声慌忙过来。

梁母依旧在大声喊着致儿，并问她的致儿去哪儿了。见此状况，小兰如哄孩子般地拿给梁母一个布娃娃，并告诉她说，这就是她的致儿。然而，梁母着急地翻看着布娃娃的小手，寻找着手心的“痣”，并喊着：“痣在哪儿？”当看到布娃娃手心的“小黑点”后，梁母方才安心，将布娃娃紧紧地抱在怀里，温柔地自言自语，又开始“致儿乖、致儿不跑，不离开妈妈，致儿乖，听妈妈话，下次不许乱跑了”之类的话。

梁母爱怜地抚摸着布娃娃的头，仿佛真的怀抱着自己的孩子。看着十八年如一日、依旧神志不清的梁母，小兰双目盈泪，低声自言自语道，太太什么时候能好啊。

梁母抱着布娃娃，痴痴地看着小兰，要她跟致儿说，不许让致儿乱跑。小兰赶忙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告诉梁母她会跟小姐说，不让小姐再乱跑，再也不离开太太了。说完，她走到梁母旁边，为梁母轻轻地梳理着头发。梁母一脸幸福地抱着布娃娃，低声哼唱着：“致儿乖，听妈妈的话，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好宝宝……”

梁公馆大院里，司机老王正仔细地擦洗着汽车。这时，梁咏



心却无可比拟，温柔地说：“不要怕，我不是坏人。”翁诗真一脸真诚和温柔地看着梁母。梁母看着翁诗真的眼睛，听话地伸出手，让翁诗真扶起自己。

翁诗真搀扶着梁母来到翁家，却发现翁母不在家。于是她让梁母先坐下，说要去端盆水来，帮梁母擦擦脸、洗洗手。梁母顺从地点点头，并抱着布娃娃饶有兴趣地说：“致儿到家了。”

梁母忽然意识到什么，好奇地看了看有些陌生的环境，紧张地喊着小兰的名字，继而站起身，四处寻找。

翁诗真端着一盆水，慌忙过来，安抚说，她在这儿。梁母看到翁诗真，紧张的情绪得到缓解，自言自语地说，小兰不在家。翁诗真将水盆放在梁母旁边，要帮她先擦擦手。

然而，梁母却害怕布娃娃被抢走，拒绝洗手，并警惕地说：“致儿不走，致儿不走！”

翁诗真见状，继续耐心地劝哄着梁母，并示范着将自己的手掌打开擦擦手。

梁母赫然看到翁诗真手心的“痣”，紧张而激动地惊呼道：“痣……痣……致儿的痣……致儿的痣……”

还未等翁诗真反应过来，梁母已泪流满面地紧紧抱住翁诗真，哽咽着、嘟囔着“致儿，致儿，致儿回来了，致儿回来了”。

翁诗真有些疑惑，但想到梁母神志不清，也就没有多想，任凭梁母紧紧地抱住自己。

梁母哽咽着说“致儿不走”，翁诗真也随声附和着说“不走”，仿佛自己真是梁母口中的致儿一样。

梁母松开翁诗真，喜极而泣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孩，仿佛神志正常的母亲一样，对久别重逢的孩子，满目深情、满眼期待。

翁诗真摊开手掌，问她刚才说的是不是自己手心的那颗痣。



看到痣，梁母又深情地看着翁诗真，不断地念着致儿的痣。“我从小就有的。”翁诗真未多想，随口说着。

翁诗真轻柔地为梁母擦拭着手，擦拭完，翁诗真起身要为梁母拿身换洗的衣服。梁母却紧紧地拉住翁诗真的手。翁诗真握着梁母的手，跟她说，要去拿衣服，但是梁母还是拼命地摇着头说：“致儿不离开妈妈。”

翁诗真有些无奈，只能让她跟自己一起去换衣服。梁母听后，笑着点头，紧紧地跟着翁诗真，一步也不离。

第八节 寻找梁母

这时，梁家上下已发动所有家佣四处寻找着梁母。杨子辉和从寺庙回来的小兰更是急疯了似的四处探问、寻找。卖包子的摊位前，杨子辉一边比划着，一边着急地询问摊主有没有看到一个神志不清、大概有这么高的中年女人。小兰也着急地补充着说，太太出走时，穿着白底黑花的旗袍。摊主挥着手说，没看见。

杨子辉和小兰慌忙离开，又询问下一个人。同样，路人挥着手也说，没有看到。

小兰着急而自责地双目含泪说，要是她不出去就好了，要是太太找不到，她真是连死的地儿都没有了。杨子辉一边劝慰小兰，一边给她打气，说梁伯母一定会找到的。小兰哽咽、着急着，更是撕心裂肺般地呼叫着、寻找着梁母。忽然，一个趔趄，小兰脚下不稳，差点儿摔在地上，所幸杨子辉及时扶住小兰。

杨子辉让小兰先回家，因为梁雅致哮喘病发作了，需要有人照顾。一听小姐犯病了，小兰更是自责，出来祈福却弄得一团糟，要是雅致小姐再出什么事，真是罪孽深重！

杨子辉让小兰别自责了，先回家，由他去找！小兰为难地犹豫了一下，说了句拜托的话，然后答应先回家照顾梁雅致，等待



天已黑。

翁母不顾天寒地冻，站在大门口等着诗真回家。这时，赵师傅匆匆过来，还没有找到翁诗真。没看到诗真，翁母一脸失望，更加担心这么晚了女儿会去哪儿。

赵师傅边劝慰翁母，边让她回屋等，外面太冷。然而，翁母执拗地说，不看到女儿翁诗真，就一直在这里等着，眼中充满了担心和着急。

第十二节 依依送别

“小姐，等一下。”

杨子辉匆匆推着一辆自行车让翁诗真等一下，等到了翁诗真的跟前，他开玩笑说，天晚了，害怕她路上遇到什么坏人。翁诗真看了看他，没好气地说，今天已经遇到一个了，应该不会再这么倒霉，遇到另外一个。

杨子辉坏笑了一下，反唇相讥说，像翁诗真这么伶牙俐齿的女孩，就算是遇到什么坏人，也会被吓跑的。翁诗真嘟着嘴生气，不理睬，转身离开。

杨子辉又追了上来，自顾自地说，要给翁诗真讲个笑话。翁诗真依旧不理睬。

杨子辉讲道，从前有一个手榴弹，它也遇到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结果它一听她说话啊，实在受不了了，头一磕就引爆而亡了。杨子辉讲完，停下来。翁诗真讽刺说，他刚才是不是讲了一个笑话，一点儿都不好笑！

接着，翁诗真不客气地讽刺杨子辉，所谓力贱得人敬，口贱得人憎，杨子辉就属于那种让人讨厌的人！岂料，杨子辉不怒反笑说，他今天也说过这句话，也算是他们二人有共鸣，在同一天竟然说出同样一句话，真是有缘分。



继续包装着礼物。看见母亲避而不答，杨子敏忽然赌气地问，杨永铭是不是自己的亲爸。

杨母一边说着杨子敏是个傻孩子，一边解释说，梁雅致从小就没有父亲，得不到父爱，梁母又神志不清，她爸爸和梁雅致的爸爸是好朋友，对梁雅致多疼爱一些那也是应该的。说完，杨母不免又叹了口气说，恐怕怎么疼爱梁雅致，都弥补不了她失去父亲的痛苦！

这时，家佣领着翁诗真进来，说裁缝店的衣服给送来了。翁诗真将衣服递给杨母。杨母看着衣服，夸赞衣服真漂亮，然后吩咐孙妈快点给翁诗真拿钱。

杨母看了看翁诗真，关切地询问她的年龄，为什么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了。翁诗真连忙解释自己还在上学，只是在有空闲的时候出来找一份工作而已。

杨子敏突然冒出来一句，翁诗真是哪所学校的，看着好面熟。当翁诗真说自己是育才女子中学的时候，杨子敏兴奋地发现她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一惊一乍地大喊，她想起来了，对面的这个女孩叫翁诗真。

杨子敏想起来了，眼前的是女孩就是学校的优等生，怪不得这么眼熟。杨子敏一下子就对这个学习成绩好还兼职打工的女孩欣赏起来。

杨子敏率真地伸出友谊之手，介绍她叫杨子敏，希望以后能跟翁诗真做个朋友！翁诗真也爽快地伸出手，两手相握。

杨子辉出国前的某一天，和翁诗真再次相聚在许愿树下。杨子辉打开特意为翁诗真挑选的八音盒，顷刻，悠扬、柔美的音乐从里面流淌出来。

杨子辉深情地望着翁诗真，希望他不在身边的日子里，翁诗真只要打开八音盒、听见音乐就会想起他。

翁诗真接过八音盒，递给杨子辉自己亲手叠的一瓶五颜六色



货行业，可算得上首屈一指！

林晚秋客气地行礼，问梁老爷好，梁云楚眼神柔和地回礼道：“林小姐好。”

装潢精致的饭店包厢内，梁云楚正和林晚秋一起用餐。

用餐完毕，梁云楚拿出一个锦盒，说：“上善若水，润物不争，里面是一只新疆和田的羊脂玉镯，正配林小姐。”言毕，将锦盒里的玉镯送给林晚秋。

林晚秋眉宇含情，假意推辞这么贵重的东西不能收，心意领了就是。然而梁云楚有些命令地劝说，这玉镯既护体又养身，执意让她收下。林晚秋故意顿了顿，柔声说好吧，就收下了。收好玉镯，林晚秋含情脉脉，却又欲擒故纵地假意矜持着说，这是她唱戏以来第一次收的礼物，因为她觉得这是最真诚的一份礼物，末了没忘答谢梁老爷。

夜。

梁云楚和林晚秋行走在街道。

林晚秋望着夜空一盏明月，不禁雅兴顿生，吟诵起诗赋：“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二人一唱一和地朗诵完，林晚秋故作惊讶地问，梁老爷怎么会知道这首诗赋。梁云楚不免感伤地说，这首诗是他的亡妻生前最喜欢的。

林晚秋假意道歉，让梁老爷想起伤心事了，而这更让梁云楚心疼，他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缘分，刚才那一瞬间，恍惚又回到了从前。梁云楚眼神认真而动情地看着林晚秋，感叹道：“也许这就是天意，让我在你身上，又找到了我亡妻的影子和记忆。”



一个小小的戏子林晚秋了。

而在梁府，二十多年过去了，梁云楚对儿子梁恒斌的死依旧不能释怀，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免总要拿出儿子的照片怀念，沉浸在过往和儿子相伴的岁月中。

管家张伯敲门进来，将账本放在梁云楚的办公桌上，让他过目公司这半年来的运营账目。梁云楚从回忆中回过神来，接过账本。

管家张伯继续禀报梁云楚，最近手下的人打听到，单宇东正在调查林小姐的背景资料。听此，低头看着儿子照片的梁云楚抬起头问：“查出什么了没有？”

管家张伯摇摇头，回答说没有，跟他们查到的一样，婉兰社这十几年全靠着林小姐撑着戏场子，只可惜，她已经过了三十之龄，平常又不喜欢与官员商贾应酬。梁云楚风轻云淡地说了一句“这林晚秋真是习惯了清淡，与世无争”。管家张伯一时听不懂话中的意思，询问梁云楚。

梁云楚没有说话，管家张伯顿了顿，想到白天林晚秋和梁咏仪针锋相对的情境，开始劝慰他：怎么说林小姐也只是个戏子，古人云“戏子无情”是不会错的，所以希望老爷还是跟她有点儿距离，别投放感情过多为好，而且咏仪小姐和林小姐她们肯定不合，怕下去会惹他气坏了身子。

梁云楚抬头看着管家张伯，眼神里有说不出的复杂，感叹老张跟他三十多年了，现在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想法了，他没有像梁咏仪说的那样，被林晚秋迷糊了！

梁云楚顿了顿，双目含泪地低头看着儿子梁恒斌的照片，语气哀伤而决然地问张伯记不记得恒斌死的时候自己说过，一定要查出杀死恒斌的凶手为他报仇。

张伯终于从梁云楚那里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要利用林晚秋，促使梁咏仪和单宇东加快行动，使真相早点浮出水面。梁云楚最



顿，故作一脸自责、愧疚地说，晚秋姨对爷爷可真上心，想想自己，从小到大身体不好，都是爷爷来照顾，没尽到一点儿孝心，真是对不起！

梁云楚拍了拍孙女的肩膀以示安慰，说有她这话就知足了，今后一定会加倍地疼爱梁雅致。梁雅致嘟笑着小脸谢过爷爷。

转而，梁云楚神情认真地看着梁雅致，很坦诚地问，她对于爷爷迎娶晚秋的事有什么看法。梁雅致莞尔一笑，乖巧地说，爷爷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又能照顾他的人是件好事，只要爷爷开心，她更开心。

梁云楚欣慰地看着梁雅致，夸她真是长大了、懂事了。不过，梁云楚话题一转，对梁雅致说，爷爷虽然老了，可并不糊涂，梁家的财产最后要属于姓梁的人！梁云楚说完，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梁雅致。

单宇东正在和几个弟兄秘密商议，下星期在火车站拦截从国外带药回来的共产党。恰逢此时，梁咏仪满腔怒火地在外紧敲着门。单宇东为怕消息走漏，慌忙收起火车站地图后，才给梁咏仪打开门。

梁咏仪一脸怒火地坐到沙发上，埋怨她要被气死了。单宇东一脸谄笑，并示意手下弟兄离开，关切地问什么事把她给气着了。

梁咏仪拿过一把纸扇，使劲地扇着风，然后央求单宇东快点儿想办法，要不然这么多年的心血真的就毁在这个狐狸精手上了。单宇东有些不屑，一个戏子能起多大风浪，根本没放在心上。梁咏仪不这么认为，说再不想办法就功亏一篑了。单宇东无奈地只得“好、好、好”地敷衍着。

梁咏仪等不下去了，着急地想知道丈夫到底打算怎么阻止他们。单宇东想破脑袋地思考着，让梁咏仪别着急。

忽然，单宇东眼珠一亮，说干脆就把老爷子要迎娶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戏子的消息公诸于世。到时候社会舆论一定会对